



求古錄禮說卷十五

臨海誠齋金鶚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箸於竹帛此竹帛竝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於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



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竝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俗異書躬自錄本蓋書

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於

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閒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

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於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篡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亾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



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尙書中  
侯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尙  
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尙書大傳言主春者鳥  
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尙書考  
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  
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  
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又易通卦驗云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  
言差若豪釐繆以千里中侯摘雒戒云周公踐阼禮記

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旣引其文故知其起於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卽鄒衍之徒爲之此起於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

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既敘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候起哀平孔沖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斷之曰緯候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釋咎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段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皋皋陶一作咎繇皋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咎聲

釋庸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於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棗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



云言成功曰頌而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  
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  
通訟書堯典訟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俗作頌故亦  
俗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  
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閻左傳閻職史記  
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燄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  
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閻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  
春秋盟于坐隴公羊穀梁作坐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  
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祇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  
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柴誓  
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  
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  
凶說文引易作楛恆楛與祇聲同曲禮眡於鬼神注云  
眡致也眡或爲祇眡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眡云  
告也眡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  
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邾鄆鄆鄆字音茲而从晉寅寅二  
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底字爲韻

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  
誅坐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  
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臧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  
爲韻皆支真相通之證也又真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  
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  
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  
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  
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  
亦从斤圻卽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斨也  
班固荅賓戲張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

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  
支元通卽如支真通也微真通卽如支真通也惟支真  
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  
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  
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恹恹愛也漢書敘傳  
娒娒公主孟康注引作娒娒愛也

### 封禪辨

封禪非古也其事不見於經典惟管子有云桓公欲封  
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  
記者十有二焉管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此封禪之說所由起也後儒以管仲周人其言當可信不知管子一書多後人所附益而封禪之說尤爲誕妄梁許懋嘗駁之云夷吾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分爲二人妄亦甚矣

史記索隱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此曲說也果是神農子孫亦當舉其名號且非受命之君何得而封禪乎

此足正其謬然所言猶未盡也封禪

之禮必一時所行會稽與泰山相去三千餘里須閱數

月禪與封不同時何邪是亦謬妄之甚者也且旣云七

十二家皆禪梁父而十二君所禪或于云云或于亭亭

或于會稽或于社首皆不于梁父晉灼云云云山在蒙

陰縣故城東北

括地志云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

應劭云亭亭在鉅

平北十餘里晉灼云社首在鉅平南十二里是皆不同

處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禪于

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

甫與父同

與管子迥異抑又

何邪帝皇伏羲爲最古此時禮始制而猶甚略而前此

六十年代太古洪荒之世豈得已有此煌煌大典邪此其

妄誕之甚必非管仲之言也蓋戰國之時陋儒所偽造

孟子言處士橫議故凡古書之荒謬不可信者大抵戰國人依託也故秦始皇聞而始行

之管子未有刻石頌德之說而始皇乃刻石自頌此蓋  
出始皇之意也然猶未有玉牒玉檢金泥金繩之封漢  
武帝封禪始有玉牒光武始有玉檢玉璽金繩金泥此  
蓋惑於方士汨於緯書其視秦皇又有甚焉自是以後  
人主皆以封禪爲盛事儒者亦罕知其謬鄭康成一代  
大儒其注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且引孝經緯鉤命決  
之言以爲封禪而其他無論矣惟司馬彪袁準許懋王  
仲淹胡致堂蘇子由馬貴與輩能辨其非然近時講漢

學者猶據舜典至于岱宗柴

柴字當依說文作崇

及禮器因名山

升中之說謂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封禪祀天祭地刻

石紀號是不可以無辨也竊謂古帝王有禪而無封其

事迥與後世異先儒說封禪者類皆以封爲報天禪爲

報地白虎通云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

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

報一作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張純云封于岱宗報天神禪梁

甫祀地祇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者廣土

地應劭云封爲增高禪爲祀地禮器鄭注引孝經說云

此卽鉤命決之文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孔



疏云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于泰山之上考續燔  
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  
讀爲墀謂除地爲墀在于梁甫以告地也唐開元中封  
禪先祀昊天上帝於山上次日享皇地祇於社首此皆  
以封爲祀天而增其高禪爲祭地而益其厚也漢武帝  
光武唐高宗封禪皆祭天於泰山下與開元禮異宋眞宗封禪祭天與開元同而祭地則不異也不知禪非祭地史記封禪  
書云始皇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從陰道  
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是秦皇  
封禪惟祭天不祭地也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

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說文云禪祭天也

漢書武帝

紀云望見泰一封天文禮禪古禪字是禪爲祭天也

此以禪爲祭天獨得其解張

氏亦謂禪祭天與許氏合而言祭于泰山之上冀近神

靈非也封禪書云天好陰祠必於高山下時此說亦非

周官大司樂云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說文謂土高曰丘爾雅言丘非人爲是

丘爲山之小而卑者

魯有尼丘山是山亦稱丘虞翻易注云半山稱丘丘下稱陵廣雅云

小陵曰丘是

小而卑也 圜則象天禮器謂因天事天爲高必因丘

陵蓋指此也此在國祭天則然若巡狩四嶽則不必圜

丘惟于高嶽之旁小山上祭之亦如圜丘之祭也天本

高故祭于土高之丘然欲天神之下降故不祭于高山之上且祭山必升其巔若祭天亦于其上則與祭山無別故必祭于高山旁之小山也然則管子所謂禪梁父者蓋古帝王巡狩至泰山祭天之禮也祭天所以告至四嶽皆當有之舜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云燔柴祭天告至經又云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孔疏云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西岳北岳皆然則四岳莫不祭天非獨泰山也禪之爲言禪謂除地爲壇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禮器所謂至敬不壇也古者夏正祭天于南郊爲泰壇冬至祭天于圜丘巡守祭天于四嶽下小山

則不爲壇但除地爲壇故曰禪說者乃謂祭天于泰山之上又封土爲壇此誤而又誤者也且又以禪爲祭地殊不知古帝王巡守竝無祭地之文卽秦皇封禪亦無祭地之事封禪書亦秦皇禪梁父禮如雍祠上帝是禪爲祭天當時諸儒議古封禪埽地而祭席用菹稽亦皆祭天禮也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禪梁父此祠祀當是祭泰山非祭天也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爾雅云祭山曰瘞縣覲禮疏云升卽瘞縣也郭注云或瘞或縣置之於山瘞縣皆在山上所謂升也孫炎謂埋於山足曰瘞失之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鄭



箋云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是知始皇上泰山  
祠祀者祭泰山也秦最近古故猶得古禮之遺弟登封  
泰山刻石頌德非先王之禮耳至漢武帝禪肅然如祠  
后土炎武禪祭地于梁陰乃以禪爲祭地此尤誤之甚  
者也夫古聖王兢兢業業視民如傷不自滿假必無刻  
石頌德之事又豈敢告成功于天禮器云因名山升中  
于天中者心也謂以代天巡守之心上告于天也因名  
山謂因至四嶽而祭天也據此亦可知禪不徒於泰山說者以升中  
爲告成功或以爲刻石紀功誤矣鄭注謂告以諸侯之  
成功似乎近理然天子初至四嶽卽燔柴祭天此時尙

未考諸侯之功績何得卽以成功告乎孝經緯謂考績  
燔燎燔燎與考績絕不相涉連而及之何邪若謂考績  
旣畢然後燔燎顯與舜典悖矣又云禪乎梁父刻石紀  
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是紀號卽紀功故白虎通云刻  
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或謂紀號但紀易姓有國之  
號非自紀功以爲上古帝王所宐然不知旣已刻石則  
已有文字書之簡冊自可傳于後世何必至泰山而刻  
石紀號然後沒世不忘乎至于玉檢金繩之封尤爲無  
謂不待辨而明矣若夫增高益厚之說亦理之必無者  
夫天至高地至厚豈區區之土可增益之而以此爲報

天地果何義邪或以祭天地為報其德說固近理然巡守實不祭地而祭天祇以告至非郊祭大報本之義安得以名山燔燎為報天報地乎由是言之古有禪而無封禪祭天而不祭地與後世封禪之說大相懸殊然禪之名亦非古所有古但謂之崇而已學者不可不察也

### 蟠臘辨

蟠臘之祭說者不一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蟠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謂周有蟠有臘臘亦蟠祭也

孔疏此等之祭總謂

之蟠若細別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蟠其祭則皮弁素服葛服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蟠異也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

衣大蟠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此息

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蟠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息民為臘與蟠異不知臘與蟠

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蟠之後日是以息民之

祭為臘在蟠之後也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

周曰大蟠漢曰臘

風俗通說與此同

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

平周亦大蟠亦曰臘

此說與蔡少異

是蟠臘一祭而二名蟠即



臘也陳氏祥道謂王蠃祭服玄冕皮弁素服黃衣黃冠  
皆執事者之服方氏慤謂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  
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郝京山謂皮弁素服天子諸侯  
蠃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蠃祭之服是皆以黃衣而祭  
為蠃祭中之事不謂之臘也案周官禮記皆言蠃而不  
言臘是周祭有蠃無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乃秦國  
之禮非周禮也月令為秦呂不韋所撰多襍入秦制季  
為來歲受朔日秦用亥正也又太尉為秦官名秦無蠃  
又九門亦當為秦之城門餘不合周禮者尚多祭而于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凡三祭  
合享百神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蠃秦初奉周正朔  
故此三祭在亥

月以歲終合享百神也後改用而不以蠃名之史記秦  
亥正則此等祭于戌月行之

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可知周本無臘臘始于秦惠  
文君時其後呂不韋撰月令遂以為天子之制後儒不  
察而以為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于上帝仲春祭社  
稷亦所以祈年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皆于本年  
田祖即配食于社稷者也

之春行之未有預祈于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  
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  
祀于園丘南郊又特祀于二分六宗當祀於孟春詳四  
類考

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于春秋先祖已祭于四時  
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于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

數乎萬充宗曾辨之况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不相關又先

祖祭于廟五祀祭于宮而勞農休息則在于郊其他隔

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管者仲尼與於蟠賓事畢出游

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蟠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

之中不知蟠祭畢必行燕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息燕者因蟠祭息老物而燕也凡燕皆用獸侯此言息燕舉一

以概其餘也鄭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非是燕禮以大夫為

賓孔子為大夫故為蟠賓燕于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

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為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蟠

亦祭宗廟也然則祈年于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

鄭注皆指為周之蟠祭殊不思郊特牲明著八蟠之神

詳八蟠考若蟠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

經云蟠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以八

神有功于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

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其繆甚矣萬充宗蔡氏德晉秦氏蕙田皆辨之

黃衣黃冠而祭郊特牲統載于蟠祭章中是其祭亦名

為蟠不得指為臘凡以息民之祭為臘者皆誤也周本

無臘祭左氏僖公五年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左氏是戰

國時人見秦行臘祭于亥月因為此說朱子云左傳是姓左人作秦始

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非虞公時已有臘祭也萬充宗



謂周有蟠無臘爲秦禮足正舊說之誤但云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考爾雅十月爲陽無亥月名臘之說鄭注月令云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是秦之臘祭非因臘月而名之也周獵以夏正仲冬亥月不獵何名爲臘乎萬氏謂周以亥月爲臘月亦誤矣蔡邕合蟠臘爲一其說實勝於諸儒但謂周曰蟠漢曰臘不言所祭之異亦尙未合又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其名不見於經其義亦無可取殊不足信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蟠可知蟠之名唐虞三代所不變也安有嘉平清祀之名哉史記秦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是嘉平之名始于秦清祀亦猶是也蔡邕又謂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此出于緯書其繆更不足辨矣

魏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

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博士秦靜議古禮出行有祖歲終有蟠無正月必祖之禮此說是也皮弁素

服黃衣黃冠其服各異當是二祭陳氏謂天子玄冕執事者或皮弁素服或黃衣黃冠不知天子玄冕則助祭執事者以當冕服或爵弁不得服皮弁也黃衣黃冠非禮服之常其服最賤何可執事於玄冕之側乎方氏謂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不知主祭者皮弁

助祭者亦當皮弁安得服黃衣黃冠乎郝京山謂民間  
蟠祭祭黃衣黃冠不知小民不得祭蟠鄉遂都鄙雖各  
有此祭亦必官吏行之其官或爲大夫或爲士皆可服  
皮弁也何必黃衣黃冠乎經云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  
杖喪殺也蟠以息老物見周官籥章故爲素服送終以葛爲  
帶以榛爲杖與常禮服不同則豈必服玄冕乎言皮弁  
素服而祭自是主祭者之服安得謂助祭者之服乎言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明別是一祭非正蟠之禮也  
注疏以此爲蟠後之祭此說近是但不宐以月令臘先  
祖五祀當之耳息民之祭雖在蟠後卻當與蟠同日何

以知之周官籥章國祭蟠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老物兼田夫萬物而言本注是息民之祭亦蟠祭也蓋

別而言之息民自爲一祭通而言之息民在蟠祭中可  
知當與蟠同日不然安得統名爲蟠乎禮記云百日之  
蟠一日之澤鄭注引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  
之恩澤也息田夫必燕飲而謂之一日之澤其與蟠同  
日可知矣孔疏以爲在蟠之後日非也息民之祭其禮  
與蟠別者先儒多未詳考蟠之祭天子諸侯親之息民  
之祭則使有司行事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服草服而與野夫相接非至尊所宜矣蟠祭先嗇等八神而息民之祭亦必有其神蓋四方百物為八蟠臣燕于寢焉野人飲酒皆在鄉學中而天子諸侯亦與羣臣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即蟠祭畢勞農休息而飲酒于序也玉藻云唯饗野人皆酒所謂朋酒也毛傳云兩尊曰朋野人不得升君之堂毛傳以公堂為學校是也鄭箋謂國君饗羣臣非也祭蟠吹豳頌其以此與

麻冕黼裳蟻裳形裳解

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師

大宗皆麻冕形裳偽孔傳云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色玄孔疏績麻三十升為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者蓋衮冕也衮之衣五章裳四章裳非獨有黼以裳之章色黻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于此注玄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按康王居喪不可純吉受先王之命不可純凶故特制吉凶參半之服羣臣亦然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今也純而言故特言麻以明其不用絲古之冕未有不麻者何必言麻故禮皆止言麻或曰衮冕或曰裨冕或曰玄冕未有言麻冕者此獨曰麻可知其為變服矣蓋即用麻之本色不染為玄如喪禮所謂麻衣者也天子裳有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

鄭謂周天子服九章非也

何獨言黼詩言

黻衣繡裳衮衣繡裳未有言黼裳者此特言黼又可知

其為變服矣考工記云黑與白謂之黼此裳黑白相閒

故謂之黼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謂以狐黑

白相閒為黼裘黼裳之制亦然非刺繡斧文之黼也蟻

裳即玄裳玄裳為上士玄端服之裳

見士冠禮注

不繡黼黻

其衣亦無文可知彤裳即纁裳

纁為赤色彤亦赤也

禮器云天子

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是纁裳之衣裳無文

玄裳衣裳無文彤裳衣裳亦無文王為嚳主其服視羣

臣為尤重豈有臣服無文而王反服文繡乎其皆為吉

凶參半之服甚明注疏及蔡傳惟以蟻裳為吉凶參半之服餘皆為純吉之服失之矣

### 軍制車乘士卒考

古者軍制車乘士卒先儒多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車上三人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

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為右帥二十四人用之於

戰

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亦主此說

案此說考之於經皆不合詩采芑

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

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



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

此之多況以方叔克壯其猶征伐蠢爾之蠻荆是時蠻荆弱小

非如春秋楚國之疆安用士卒之眾若此乎王者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而謂羨卒盡起宣王之賢必不忍為也此其不合

者一也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

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

之疆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

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經于公車千乘之下言朱英綠騰二矛重

弓是謂征伐時車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

乘非制國乘數也

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孔本

疏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虎賁是有勇者故知為甲士若每兩甲士三人

一車兩輪故曰兩兩即乘也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

兩以車言乘以駕四馬言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

者三也周官大司馬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有

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

人為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甲士當與甲士

為伍不當與步卒為伍今以一甲士與四步卒為伍非

法也四兩為卒二兩則為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

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七十五人之制出於司馬法然司馬法本有二說鄭氏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于鄉遂非出于采地也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丘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

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夫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讀者不察耳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  
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  
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  
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重車皆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  
大抵皆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  
將重車止則為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為卒以  
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也散文士卒  
通孟子危士臣是也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  
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為  
一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

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  
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闕宮詩言公徒三萬僖  
公時止二軍也鄭氏兩解不定其答臨碩以為魯頌二  
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

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為二軍春秋  
軍制官制皆不必如古魯大國本當三軍而其初止二軍晉亦當三軍而其初止一軍二軍後乃有六軍他國  
可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  
人書序作三百誤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

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  
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云一乘

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小戎兵車詩小戎棧收是也

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

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或疑一乘二十五人則大

國三軍當有一千五百乘乃制國不過千乘見坊記是車

乘不足軍之用也不知大國千乘是計井出車之常法

蓋十井出車一乘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大國百里提封萬井可出

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天子畿內千里提封百萬井可

出車十萬乘經傳從省文故曰萬乘之國萬乘千乘非

必以爲軍旅之用也古者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

車而不出兵詳于乘之國出車考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

出于三鄉次國二軍出于二鄉小國一軍出于一鄉家

出一人爲兵也車則八十家出一乘其數自不能相合

如天子車有十萬乘而兵止六軍計用三千乘其不用

者甚多也如每乘七十五人則六軍止千乘不用者更

多矣大國千乘如一乘七十五人則三軍止用五百乘

次國四百九十乘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二乘有奇餘二

十五人小國二千五百乘一軍止用一百六十六乘有

奇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是皆不合者也夫一乘七十五

人軍數車數旣不合又何疑於二十五人一乘車有不



足乎左傳成元年疏云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供是千乘之車馬不盡出於民間也則或有不足亦官自作之焉耳且古者用兵甚希卽用之亦不必皆三軍如大國用二軍則車乘固無不足矣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陣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正諸說之謬而謂七十五人乃徵課邦國之兵所徵之兵旣至然後以鄉遂法用之則亦謬矣古天子用兵不多豈必徵兵于諸侯卽或徵兵其調發亦當與鄉遂同兵車一乘當用甲士十人而今止三人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內邦國爲二制故有此強解耳孔摛約經學卮言云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發前人所未發極爲精確然其所言亦多謬謂一乘二十五人唯六卿制軍如是郊遂以外井地制賦車乘與此不同乘之人數亦非有定司馬法以七十五人爲乘小司徒注以三十人爲乘齊以五十人爲乘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五人爲乘案六遂與六鄉同六鄉爲正卒六遂爲副卒其制軍初無異也都鄙惟有一乘七十五人之制無三十人爲乘之制也一乘三十人車出於丘甸士卒出於六鄉其將重車之人則調於六遂不得混而言之

也齊之五十人爲乘非先王之制豈得謂郊遂以外乘  
之人數無定歟楚廣偏兩以車言車二十五乘爲小偏  
百二十五乘爲大偏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偏伍亦以  
車言也本江慎修孔氏又云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  
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眾寡分別名之今謂二  
十五人共乘近所謂輕車者歟不知此五者皆兵車其  
名蓋以用而殊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  
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對敵自蔽隱之車  
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夫然車之所用有異而一乘  
二十五人必不有異否則車乘卒伍皆亂矣豈足以制

勝哉又云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三番更迭役  
之此亦不然古者罕用兵大抵徵之於鄉而已如或用  
兵不足抑或連年用兵則當徵之于遂又不足當徵之  
都鄙本左成元年疏及小司徒疏所用皆正卒也羨卒唯田與追胥  
竭作則出師固不用之矣所以然者羨卒多子弟力未  
強壯又未諳練未可以戰也田與追胥自可用且羨卒或有或  
無或多或少豈必能家出一人又何以備伍兩卒旅師  
軍之數哉則謂三番更迭役之必不然矣



卷十五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六

臨海誠齋金鶚

鄉黨正義

孔子於鄉黨節

王注云恂恂溫恭之貌朱注以爲信實之貌案爾雅釋詁云恂信也說文云恂信心也故朱注以爲信實之貌然恂之爲信皆單言之未見有連言恂恂者且信實之貌與似不能言義不相承鄉黨宐信實豈宗廟朝廷不宐信實乎於理亦未安王注以爲溫恭貌得之矣但恂恂何以訓爲溫恭竊謂恂恂當作悛悛

劉修碑引作遜遜祝睦碑作逸逸遜遜逸逸皆與恂  
恂聲近而通也前漢書李廣傳云恂恂如鄙人史記  
作悛悛與逸逸通是卑遜之意故云如鄙人孔子居  
鄉黨之間謙卑遜順故曰悛悛如也王注以爲溫恭  
此恭字如子產行己也恭之恭亦謙遜之意朱注失  
之語類又云恂恂訓詰宐爲信實然亦有溫恭意蓋  
以信實與似不能言不相承故云亦有溫恭意卻不  
思信實與溫恭義不相涉也

上大夫下大夫

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己者是謂

孔子爲下大夫也史記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

行相事江慎修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諸侯下大

空之下有攝行相事是相禮之事說本毛西河亦以

孔子爲下大夫也全謝山云春秋諸侯之國竝不止

三卿宋晉皆六卿鄭之細亦備六卿魯初有臧氏東

門氏與三桓共爲卿凡五卿後臧氏東門氏失卿則

有叔氏爲卿凡四卿不止三卿也至於夾谷之相正

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所重莫如相非卿不出當時齊

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

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墮



三都張公室是小臣而妄豫大事必非聖人所出也  
案全說最確侯國以司徒爲相然臧宣叔爲司寇公  
羊傳云宣叔者相也是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宣  
叔與季文子同掌國政故亦得稱相然則夫子以司  
寇行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爲正  
司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卽云與聞國政  
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爲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子  
初爲司空小司空也旣而爲司寇則大司寇也史記  
大字不錯毛氏江氏執周制駁之泥矣由此言之孔  
子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言未知爲小司

空時爲大司寇時若在爲小司空時上大夫尊於己  
一等者也若在爲大司寇時則上大夫爲平等矣然  
雖平等而三卿較司寇爲稍尊侯國本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命於天子則其分稍尊明矣夫子與之言得不聞聞如乎

### 君召使擯節

鄉黨一篇非皆孔子事也觀君子不以紺緞飾句可  
見若皆孔子之事何得稱君子乎邢疏以君子爲孔  
子朱注因之不知篇首旣標孔子何必於此又稱之  
卽欲重稱何必改爲君子此其說不可通也晁氏謂  
孔子仕魯時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此說足正舊說之繆  
於此節又得一解揖所與立左右手是承擯之事趨  
進送賓是上擯之事孔子旣爲承擯何得復爲上擯  
可知非孔子事也江慎修據聘禮賈疏謂孔子以下  
大夫攝上擯故得趨進送賓而左右手時仍是以大  
夫爲承擯也不知孔子旣攝上擯何不於大門外傳  
辭之時卽令攝之而必先使爲承擯乎入大門後卽  
須入廟豈能於此時遽易其擯乎  
揖所與立左右手

周官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言揖所與立

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又周官諸侯朝曰賓大夫聘  
曰客此言賓不言客當如兩君相朝之禮鄭注君召  
使擯云有賓客使迎之統君朝臣聘而言其說未確  
朱注亦未分明江慎修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  
卿來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  
春秋不知小聘禮輕必不用交擯煌煌大典而以小  
聘目之其繆甚矣總是必以此爲孔子事故不免曲  
爲之說耳

中門

人臣出入君門皆由闈東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闌右也

孔疏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臣出入君門恆從闌東也

聘禮公事

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玉藻所謂賓入不中門也

舉入以該

出不言出者省文

饒雙峰謂臣入由闌東出由闌西其說最

繆陳氏云闌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

此說得明確閻百詩駁之謂左右無定出而向南則

闌右在門之西扉非也

何義門讀書記誤與閻氏同

此節言聘賓之禮入公門謂庫門也立不中門此門

亦是庫門以未入之時言也行不履闕以方入之時

言也雉門君與賓同入

廟在雉門內

賓無獨立之理廟門

內君立于中庭賓無中門而立之理惟庫門之外君

未迎賓時賓立門外以俟或有中門而立之理故君

子必謹之也

過位之位不在雉門立不中門序於過位之前則中門非廟門明矣

過位

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不指聘禮

言與聘禮注不合蓋鄭兩解不定也包注云過君之

空位是以朝位言故皇邢二疏皆謂門屏之間亦不

指聘禮言總與本旨乖刺劉端臨以聘禮言得之矣

而謂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鶚竊以為

不然中庭者東西之中也賓與君入廟分而左右君

由右唐以就東階賓由左唐以就西階

詩中唐有甃爾雅釋宮云

廟中路 謂之唐 唐與階相直不在中庭則中庭之位賓何由

過之乎位字仍當指朝位蓋外朝之位也外朝位在

雉門外舊說謂在庫門外者非也廟在雉門內舊說謂在庫門內亦非故入

廟必過之此時賓隨君而行故或有應對之言若在

廟庭賓與君分左右行不得有言矣古注有以位為

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此說非也果是卿

位當明箸卿字且卿位何須色勃足躩固不待辨而

明矣

復其位

過位不言其明為君之位也復位曰其明為聘賓之

位也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此可以解復字而不可以

解其位矣劉端臨謂廟門外接西塾之位本之聘禮

此說最確

執圭節

孔子仕魯時未嘗聘於鄰國晁氏謂此非孔子事是

也江慎修謂孔子為大夫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

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然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覲

此節有之明是大聘非小聘也

享禮

鄭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朱注因之案享用圭者惟



二王後享天子諸侯相享皆用璧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鄭

注偶誤江慎修辨之

孔搗約經學厄言云禮與享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覲案享者賓所以享主人禮者主人所以禮賓二字不得連稱然此節皆言聘使之容儀不得以禮字獨為主人之事若亦屬聘使當言受禮矣享為公事受禮為私事享有容色宜特言不得以受禮與享併言有容色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即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文可知享禮止是享也聘

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明證矣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此二句皆淡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案曲禮云父

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淡衣篇云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

純以素纁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緞者也朝祭

之服皆無飾惟淡衣有之淡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

寸半不但領袖也孔注以飾為領袖緣朱注沿其誤淡衣為大夫士

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也江慎修以為在內親

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衺服誤矣君子不以紅紫為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為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

衺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即澁衣可知也澁衣之

類有衺有褶有袍玉藻云續為繭縕為袍禪為綱帛為褶鄭注云繭袍衣之有著之異

名也綱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澁衣

以白布為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末世尚紅紫然

不敢以為朝祭之服春秋人君有服紫衣者人臣不敢服故衛渾良夫以服紫衣之

罪見惟澁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褻服亦不

用也時人尚紅紫亦尚紺緇紺緇皆赤黑閒色孔注

為齊服是誤以紺為玄以緇為飾練服是誤以緇為練江慎修辨之是也紫之類也紺緇

赤少黑多緇又黑於紺紫赤多黑少其色最豔故能

奪朱而與紅竝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為澁衣因以紺

緇為飾即以白布為澁衣亦或以紺緇為飾皆非先

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為也

朝祭服之中衣制與澁衣同亦澁衣類也中衣或用

布或用素上服布中衣亦布上服素中衣亦素皆以采緣諸侯丹朱為

緣大夫不得丹朱或慕丹朱之色因取朱而兼黑之

紺緇飾之然亦不正矣是則紺緇飾兼澁衣與中衣

紅紫為褻服則專指澁衣也

君子不服紅紫王注但謂其不正朱注兼言近於婦



禮記卷之六  
人女子之服不知婦人女子服紅紫後世有之古無是也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閒色不正說矣閒色有二一爲五行相生閒色一爲五行相克閒色相克閒色古人絕不用相生閒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旣取其相生又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玄玄是黑而兼青舊說謂黑中有赤是水火相克閒色褻衣且不用況可爲祭服乎爲綦爲黝黝亦作幽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緼爲緌皆以爲正服今人但知閒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曲

禮云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絺單也孔子曰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以表衣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本必表而出無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有之字蓋衍文也朱注以爲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當云必有裏衣乃言必表而出其義不明矣且絺綌而著裏衣常人亦多有之豈必君子乎朱注又引詩蒙彼縹絺爲證不知蒙彼縹絺是言展衣蒙於縹絺之外非言縹絺有裏衣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衫二句連文皆惡其褻裘外

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朱注殊失經意江慎修乃從朱說誤矣絺綌內有裏衣卽衾服也衾服冬夏皆有之字从日謂日日服之也邢疏云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夏則不用裘而用葛葛上加朝服此以親身之衣爲明衣然明衣爲齊服祭亦宜用朝服不必著明衣也

孔注及鄭氏禮記注皆云必表而出謂其形褻蓋言絺綌爲居家褻服且其形稀疏故必加表衣也絺綌內自裏衣何至見肉邢疏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

不敬失之

表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表衣凡兩重然此乃朝祭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正有澣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表衣則絺綌亦爲澣衣之制上二句皆言澣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邢疏謂緇衣羔裘朝服素衣麤裘朔服亦聘服黃衣狐裘大蟠息民祭服江慎修謂緇衣羔裘亦大夫士之祭服然其說猶未備也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緇



禮記卷之六  
衣羔裘裘以羔爲貴玉藻疏劉氏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是也大夫助祭服玄冕士助祭服爵弁皆緇衣羔裘也然則緇衣羔裘玄冕爵弁冠弁冠弁卽委貌也朝服大夫以上冠弁士玄冠舊說謂大夫亦玄冠非也玄冠等服皆用之其用廣矣素衣麕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玉藻疏云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狐白裘素衣爲禡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麕裘素禡也又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大蠶之服皮弁素服大夫士皆素衣麕裘其用亦廣矣黃衣狐裘韋弁及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是赤黃色玄服黃狐裘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左傳臧紇敗於邾國人有臧之狐裘之歌此兵事服狐裘之證黃狐禡以黃衣而上服則韎猶黑羊裘禡以緇衣而上服或玄與緇稍有別韎與黃亦稍有別也韎黃而兼赤玄黑而兼青天子諸侯玄端以居服狐青裘士相見及冠昏禮服玄端則用狐黃狐以白爲貴青次之黃又次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玄端之裘也說本戴東原玄端之裘不一士玄端可用黃裳襍裳故裘亦不一狐黃自

可用也

士不衣狐白狐青狐黃皆可用

夫緇衣羔裘素衣麕裘之用

不一而黃衣狐裘何獨用於息民之祭乎且息民之

祭黃衣黃冠不在冕弁玄冠等服之列其服甚輕得

下通於野夫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何可與緇衣素衣等

服類敘乎然則黃衣狐裘當以韋弁玄端服為正而

黃冠服則兼及之說者乃專指黃冠之服而遺皮弁

玄端誤矣

玉藻云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鄭氏儀禮注謂麕

裘之裼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

衣也鄭氏以絞衣為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案麕裘為

皮弁服裼必以素衣如鄭說何他裘之裼有定而麕

裘獨無定邪熊氏謂君臣異裼則鄉黨所言正是臣

禮何裼以素衣邪陳氏謂絞衣即素衣此說得之但

素何以謂之絞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為縞之譌縞

衣素衣也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謂既蠶

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

裘是鄭以息民之祭為臘所祭先祖五祀之神也故

此章皇疏云黃衣狐裘此服謂蠶祭宗廟五祀也

息民



祭在蜡後此  
混稱蜡非

禮記卷十六

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

黃冠孔子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邢疏云大蜡後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謂之息民案臘先祖五祀自是秦禮非周禮息民之祭也息民之祭在野農夫得與其事祭者與農夫皆黃衣黃冠祭畢令民飲酒所以息田夫也此祭甚輕當使有司行之君不親也若祭先祖五祀則在宮廟與田夫何與君與羣臣當冕服士亦爵弁何得黃衣黃冠乎然則息民非臘明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云今之被也程子謂此錯簡當在必有明衣之下朱注從之以爲齊時所用案齊戒或遇寒時寢豈可無被葛生詩傳云齊則角枕錦衾毛公此語必有所本齊設錦衾不必別有寢衣矣況衣長一身有半如何可著以事理揆之更可知其不然也周官玉府掌王燕衣服鄭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夫燕衣服卽褻衣也寢衣爲燕衣服則非齊所用可知巾絮非衣則寢衣亦非衣可知是鄭意當與孔同孔說確不可易被謂之衣者被字从衣衣大名也被亦人所同有而稱必有者毛西河云被固人同長一

身有半則子所獨也果爾當云寢衣必長一身有半  
今以必有冠於寢衣之上與必表而出之必朝服而  
朝必有明衣等句文法相同是君子異于人者卽在  
寢衣不徒在於長也竊疑此二句當在表而出之  
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亦非謹  
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又云衾大  
被也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詩云抱衾與裯毛傳云  
裯禪被也裯爲禪被則衾爲複被可知蓋禪而小者  
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內則止言衾  
蓋徹文通也惟爲當  
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

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  
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  
狐貉之厚中間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  
於當暑三句之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旣以  
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  
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程朱以爲錯簡未嘗不是惜  
所移置者未當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注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云魯自文公  
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于月朔必衣此視



朔之服而朝于君所謂我變其禮也范氏云既告老猶月朝于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朱子用其說注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案二說皆非也考之禮經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侯國君臣皮弁視朔不以皮弁朝也若皮弁服以朝是僭王朝之制失禮甚矣欲存告朔之禮而自蹈僭禮之罪豈君子之所爲乎若謂致仕後月朔朝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之吉月乎且致仕朝君當記於君命召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不以類矣況謂致仕後月朔必朝君是意重在朝朝未

有不朝服者何必言朝服而朝乎故曰二說皆非也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居必遷坐

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

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  
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即齊宮  
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徹齊于路寢門外七日又  
致齊于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  
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徹齊於外外  
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  
漢書云家有一堂二內皆謂內為室也  
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  
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  
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為室明矣

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與祭  
義不同是徹

齊不居門外外之為堂明矣徹齊猶得接賓故夜寢  
雖在室而晝則或居于

堂故曰致齊于外致齊不接賓客  
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于內也總之徹齊致齊皆

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疾居小寢危篤乃在正寢

齊戒則恆在正寢然則寢夜居內內字兼正寢小寢

言之與祭義專指正寢者不同鄭注簡略未及細別

耳

會饘而餲

孔注云饘餲臭味變也饘餲二字不分朱注云饘飯  
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饘餲二字有別案爾雅云會饘



謂之餲是饿餲義同孔注所本也釋文引蒼頡篇云  
饿會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饿餲臭也與爾雅合字林  
訓饿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饿爲飯傷溼皆非也會饿  
而餲至色惡臭惡皆言物之臭敗失飪句乃言失生  
熟之節若以饿爲飯傷熱溼是亦失飪之類矣經文  
不當如是參錯也當從孔注但饿餲二字中著一而  
字其義須稍有別皇疏云饿謂飲會經久而腐臭也  
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饿爲臭變餲爲味變義稍有  
別故云會饿而餲然其義相類故爾雅云會饿謂之  
餲也

###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權酤  
之酤朱注云沽買也與鄭箋合聽雨紀談云三代無  
沽酒者至漢方有權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案  
權酤始于漢而沽酒則三代已有之蓋沽之在民也  
周官司醴禁市飲飲而于市則有沽酒可知漢書會  
貨志云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  
而弗會朱注本此

邢疏云沽賣也與朱注異案美玉章言求善價而沽  
諸沽自是賣此沽字不當異解沽爲賣則市亦爲賣

矣易說卦傳云爲近利市三倍市當爲賣與此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注云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朱注云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案朱注後說卽孔注之意而列之於後是不以孔注爲正不知孔說是也郊特牲云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禘當作禘逐強鬼本說文但說文無逐字當有脫字卽儺也經典明明可據何必又生異說但孔注亦未確儺索室驅疫于寢不于廟以寢

是生人所居恐有疫鬼故毆之也廟是鬼神所依何必于此毆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矣孔注先祖二字當易爲五祀廟字當易爲寢朱注後說先祖二字宜刪

侍會於君君祭先飯

此君以客禮待夫子故代宰夫嘗會玉藻云若賜之會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卽此所謂君祭先飯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會然後會此君不客之故有宰夫嘗會臣不得先飯矣君客之則臣當祭此但言君祭而不言臣祭記者略之耳



邢疏謂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故不祭而先飯誤矣朱注不祭二字亦沿邢疏之誤

敵客得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會君祭臣不敢輒從而祭于是先飯若爲君嘗會然君命之祭然後祭也君既客之未有不命之祭者以既言先飯則命祭乃祭不言可知故略之江慎修謂或君不命之祭非也

聖人事君盡禮未有加于常禮者王巳山謂君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非也且

君既不客夫子自有宰夫嘗羞而夫子猶先飯轉似以客禮自居不得謂敬君矣何謂益謹乎何義門謂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其說亦繆

不內顧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儻鄭注云立平視也儻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

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三有奇孔疏所言非密率也

周五規爲九丈九尺

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  
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  
之

子路其之三嗅而作

何注云子路以其時會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苟會故  
三嗅而作作起也皇邢二疏皆云嗅謂鼻歆其氣也  
顧歡云若卽響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  
也有失故三嗅而起見皇疏與何注合晁氏云石經作  
戛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昊張兩翅也見爾雅  
案三嗅而作正與色斯舉矣相應晁說爲是其當訓

爲向

本董氏說

若謂孔子不會何必三嗅其氣乎顧氏謂  
似子路有失曲爲之說耳

顧野王玉篇有嗅字音五教反與叫字音相近是不  
必改作戛戛不得訓鳴劉氏作昊亦通



卷十六終

金先生名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也嘉慶戊寅以優貢入都余偶宿內城張博士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日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爲與試子也彊請其所業乃擲橐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欲與語爲改容曰子亦喻於此道者乎挽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而卒橐本畱藏汪琴菴相國先生固相國考優門生也生館歿殯旣而斂資助紼輿櫬以歸臨海皆相國力也相國歿余致書王伯申尙書報云其橐阮小芸攜至粵東經解局矣及

檢經解目錄竝無有小芸已卒伯申又歎于是遂不可得跡矣及余在涇川校刻胡墨莊觀察後箋箋中往往引用其說墨莊摘鈔二卷及鄉黨一篇悉從錄其副復於經解叢書鈔寫其詁經之文得幾篇合鄉黨爲一卷其三卷此是吉炎片羽而全橐粹不可得弟輝知黃巖縣事黃巖與臨海鄰封求之亦不得余寓居杭州汪氏水北樓屢訪諸浙闈與試者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縣學生子完謹守先人橐珍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無清本與汪相國析問疑難往復辨論皆子完所輯存而與涇川所鈔本有

不同又無鄉黨一篇子完持全橐送至杭州未幾子完不祿僅有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家余謂廣文曰寡若孤子繫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書則在奐奐必誓謀以雕之以報之不敢忘金先生也余後有大梁之役閩人王懷佩捷南將書去錄其副懷佩歸閩而子完輯存之卷逸一卷惜哉嗚呼先生渼明乎禮咀嚙白文鎔鑄故訓眞爲一代大作手生旣坎壈以老而遺墨流離幾無所薄奐雖有諾之責終不得報金以引恨遲至道光庚戌之春沔陽陸公總制兩江敷政優閒夔慕其遺書因得入辭聳息遂授諸梓人屬任校讎



訂十六卷公固好古爲心發潛振滯獎美闡揚俾金先生畢生之學不遂泯滅一旦幽光發越道氣流行可以徵會合之有期矣抑又聞懷佩之子某守台州詳請入祀鄉賢祠其孤孫肄業講院亦彬彬有聲陳頌南侍御由閩上京過余廬訪知此事逸卷猶存異日者且掇而補刊焉不禁爲之狂喜而忘寐者也長洲陳奐書後



